

渡边淳一

精选作品集

◎ 失乐园

◎ 男人这东西

◎ 曼特莱斯情人



渡边淳一精选作品集

渡边淳一著

- 曼特莱斯情人
- 男人这东西
- 失乐园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渡边淳一精选作品集/渡边淳一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08
ISBN 7-204-05064-9
I. 渡… II. 渡…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7879 号

渡边淳一精选作品集

渡边淳一著

出版: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发行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印刷: 内蒙古赤峰东照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开
印张: 18.375
字数: 400 千字
版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册
书号: ISBN 7-204-05067-9/I·918
定价: 26.80 元

有关渡边淳一的报道

曼特莱斯情人——“曼特莱斯”和“情人”是同义词，“曼特莱斯”是法语，意思也是情人。

不过意思相同，实际上的含义却不大相同。日语中的“情人”是经济上、精神上都依靠男人的意思。但“曼特莱斯”却是指那些与男性有恋情关系，但有自己事业的独立女性。

本书用这名字，是从“克勒松首相是密特朗总统的曼特莱斯”这句话得到的启示。在这里，将首相比做独立的女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了他与总统关系密切。

再去查“法日词典”，曼特莱斯原意是女主人、女教师、女强人，从此派生出主妇、老板娘、夫人、恋人、情人、小妾、情妇等的一连串的意思来。

由此可见，曼特莱斯的本意是非常有实力，有教养，又能独立自主的女性，与日语中纤弱、娇嗲的情人意思是大不相同的。

本来日语在世界各种语言中可算是语汇丰富的语言之一。

但在表现爱的词汇中,也许是长期对爱的压抑,这方面的词汇十分贫乏。表现那些爱丈夫以外的男人的女性,通常只有“情人”这一种说法。另外再有就是“小妾”这种带歧视性的说法了。

本书的主人公,经济能独立,自己有着自己的生活准则,在追求着自己的事业上进的同时,又爱着有妇之夫的女性。

要表现这样的女性,用怎样的词语才恰当呢?用“情人”这样俗气的词语是绝对不足以表达的,所以考虑再三用了法语中的这个“曼特莱斯”放在一起作为本书的标题。

再重复一遍,曼特莱斯,是不依靠男人的女性,是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意志,按自己的意愿去享受男性爱情的现代女性。当然具备了这几个条件的,不一定非要是情人,普通的妻子也好,家庭主妇也好,都可称为曼特莱斯的!

最后希望这个词语能够为日本所接受,对于那些有事业心的热恋着的女性,不管其年龄大小,结婚与否,但愿都能用这个词语来称呼她们。

在本书中,笔者拟结合自身及熟人们的体验,畅谈一下男人自少年期、青年期直至壮年期的身心发展历程,这就算作男人的真心话吧。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普通的女性出人意料地对男性肉体的、精神的内部世界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即便身为情人、妻子,女性也未必会深入他或丈夫的内里去探寻他们的生理状况,而且,就算她们愿意去那样做,也未必能够如愿以偿。

另一方面,男性也很少愿意积极主动地剖露自己的内部世界。可以想见,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向别人谈论那种事情是丢人的行为”,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沉默是金”,“男人不应该口无遮拦地谈论自己的事情”。

然而,如今已不再是那种“无需了解对方的性”、“不该谈论多余话题”的时代了。相形之下,如果人们能够敞开心扉,充分把握男女之间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之上增进男女间的关系,那么男女之间不仅可以多增加一些温情,而且以积极的意义上看,这么做本身就具有刺激性,它可以使人保持更加良好的状态。

诚然,既然生为女人,那么终身都将以女人的形态生存下去,也正因为如此,女人要想在真正意义上去了解男人又谈何容易。同理可证,男性想要真正地理解女性也近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了解便袖手旁观”与“不论多少也要尽力去了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使你不能完全适应对方的性,但只要你迈出“想理解”的第一步,那么你就能获得更多的理解,进而你可以借此拓展你作为人的外延和内涵。

1998年3月31日,我在位于东京都涉谷的著名作家渡边淳一事务所里,采访了渡边淳一先生。渡边淳一先生于1933年10月24日生于北海道,毕业于札幌医科大学;一度曾任整形外科医生。后来他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以小说《光和影》获直木文学奖,接着又发表《遥远的落日》等作品,1980年获吉川英治奖。1995年9月1日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长篇连载小说《失乐园》,描写不伦中的纯爱,引起巨大反响,并相继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和电影,在日本掀起了“失乐园”热。

《失乐园》热迅速蔓延到华人世界,首先在台湾被翻译出版。最近,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和文化艺术出版社联合,购下《失乐园》版权。在香港与大陆同时出版。

就《失乐园》在中国出版,记者向渡边先生提出一些问题,渡边先生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认真的回答。

记者: 中国和日本国家体制不同,意识形态差异也很大,在

有关渡边淳一的报道

渡边先生的《失乐园》将在中国出版之际，您对中国读者有什么希冀吗？对中国读者，您要说一些什么呢？

渡边：虽然中国和日本在意识形态上的体制不同，但在男女之爱上，从根本上来说是相同的。我的作品就是描写这些男女之间的爱的深沉、爱的沉重、爱的美好、爱的可怕，在终极处追究这些问题的实质。在有些部分的表现上，我可能是非常自由的，但是在男女的本质，我想（中国和日本）是一样的吧？因此我殷切地希望中国的读者阅读我的著作。

记者：《失乐园》在日本的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许今后也会在中国，甚至世界的读者中引起反响。但是无论从小说题材、内容还是题目来看，这部小说不过是从来就有的爱情题材、爱情主题，是为了爱的情死。恕我直言，从体裁、主题和题目上来看，这些都是较陈旧的，但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关于这篇小说的特色，渡边先生自己是怎么看的呢？

渡边：无论日本还是世界，现在人们都不愿写深沉的爱，包括性爱，而是去写一些“轻松的爱”，现在电视剧中常出现的一种“Trendy”（最新流行），就是写一些轻松的爱情。但是在人们的心灵深处，隐藏着并非如此轻松、浅薄，而是燃烧着火一样深沉的爱的愿望。那些较“轻”的爱，往往是一些小事，如朋友间关系不快乐啦，那些从自己的打算、利益出发，经过精心计算的爱啦，但追求真正的、深沉之爱的心情，确实隐藏在人们心中，因此大家才会来读《失乐园》。到了现代，爱变得轻薄了，变得理性了，正因为如此，人们反而要对真正的、深沉的爱重新认识了。

说到情死，日本也有很古老的情死小说和美化情死的戏剧。这些戏剧也就是在很久以前的江户时代，近松左卫门（江户中期净琉璃、歌舞伎剧本作家）写的那些东西，一般都是一些妓女和

身分不同的人恋爱的故事,或者是非常费钱的情事,虽然没钱又要勉强去做。

记者:您说的是《曾根崎情死》吗?

渡边:是的,《曾根崎情死》是这样,其它的一些也是这样(《曾根崎情死》是近松左卫门 1703 年写的一出净琉璃剧,描写大阪一个酱油批发商的伙计德兵卫,和妓女阿初定了白首之盟,其东家逼其与自己的侄子结婚,并给德兵卫乡下的继母一些钱,决定了亲事。德兵卫好不容易把钱要回,又被嫖客九平次勒索了去,当德兵卫向九平次讨债时,被九平次毒打,阿初被别的客人拉走。东家还钱的期限已到,当晚阿初和德兵卫双双自杀——笔者注)。没有钱的人涉及到钱的事,走到了绝境,就自杀了。这些旧的情死故事,都是一些负面的情死,是一种逃避式的情死,是不得不死的情死,使了人家的钱,在义理上又必须还账。而我的小说是现代小说,在现代社会中,写因为经济原因而死的故事,很难具省现实性,在日本现实社会中,背了 10 亿、20 亿的债,仍然生活得朝气蓬勃的人处处都有,他们是不去死的,因为钱而去死的故事,在现代社会确实失却了现实性。而我的《失乐园》的主人公久木和凛子并不是因为从来的情死故事中的那种原因才去死的,他们是在幸福的顶点死的。不是那种落到了人生的最低点,已经没有了出路,被逼上了绝路的死。而是登上了爱的顶点的死,而爱一旦到了顶点,相反会有一种倦怠感,已经不能更上一层楼了,因为这已是爱的最高潮了。就是再想进一步,从年龄上,从社会的集团的要求都不可能了。作为女人的凛子也是最美的盛年期,因此可以说他们是在幸福和美的顶点死的。虽然同样是情死,但和那些被逼到绝路上的负面的情死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是一种“正值”的情死。

有关渡边淳一的报道

记者：这和日本作家太宰治的情死有些相同吧？

渡边：太宰治也许是走到了绝路吧？而久木和凛子是顶点的死，登上了最高的顶点，感觉能到达此境足矣，这是最幸福的境界，该干的事都已经干过了，死了也值了。情死虽然是很具有悲剧性的，但从另一方面看，用一种非常任性的说法来说，就是“尊严死”，是自己选择了死。这和以往的古老的、晦暗的、悲苦的死是完全不同的。

记者：凛子且当别论，从久木的死来看，是不是也包含对自己的家庭谢罪的感情呢？

渡边：虽然也有这种心情，但是爱这个东西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就变成了非常可怕的事情，从一种独占的欲望出发，选择了死，爱是一种利己的行为。因此我在这本小说里，不仅写了爱的美，也写了爱的可怕。有很多人也许在现实中是不做这种事情的，虽然不做，但在心灵深处，却隐藏着“干一下试试看”的愿望，“想像他们一样爱得热烈，爱得深沉”，“想和他们一样地为爱燃烧”。虽然现实中不一定有这样的事，但是在现实中的爱情是不是没有充分燃烧、半途而废了呢？这是向现实的妥协。但是在内心中，还是隐藏着一种爱的“完全燃烧”的愿望。

记者：您在您的书上写着：“我在写这本小说时，也正在恋爱，但这是梦和现实相交错的生产物，加上过去的恋情，以及回想起那时听到的音乐和情景，这使我进入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恋爱状态，沉浸在其中，努力写着，写着……”也许我问这样的问题是很失礼的，您在您的小说中写进了许多你自身所经历的事情吗？

渡边：不能说我有和书中的主人公同样的经验，无论从感觉上来看，还是从时间上来看，我不可能经历和我写下的故事相同

有关渡边淳一的报道

的事情,因此这篇小说并不是写实的。但我是回想着自己以往的强烈而充满激情的恋情写着这部作品的,不是用理性,而是用情感与心写这部小说,因此是很累的,用脑袋写小说是不累的。

记者:如果用所谓的“知识”写呢?

渡边:如果用知识写的话,调查一下,整理一下,这样东西写多少都能写。关键是用“情感”和“情念”写,写男女关系的小说,如果自己的情感不燃烧起来,那就会失败。用幻想、用理性、用知识写男女之爱的小说是行不通的,这和幻想小说、事件小说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种意志的搏斗,就像拳击一样,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否则的话是写不成男女之爱的小说的。

记者:依我看渡边先生的小说是非常现实主义的。

渡边:没有这样的感情基础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虽然我并没有死过,但是如果没有与此相近的感情基础,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

记者:渡过先生是否接受了西洋小说写作方法呢?譬如说现代主义的意识流等等。

渡边:我想并没有接受多少,我也不赞成你所说的那些写作方法,但是西洋人如果写恋爱小说,也会和我一样,就是说如果不以实感为基础,自己的心不被情热燃烧起来,就会失败。

记者:渡边先生在书中写道:“(久木和凛子)浸透在身体内部涌跃着的沸腾的快感中,久木在感到肌肤与肌肤之契合的同时,感到了心灵的安详,一种‘谛观’也油然而生。”据我所知,如究其根源,“谛观”是佛教用语,当然日语中在普通语言的意义上也使用这个词,渡边先生在这里使用这个词,是否与佛教相通呢?

渡边:我想说的是“虚无”,也就是“虚空”。在登上了顶点的

有关渡边淳一的报道

人那里,会有“虚无”的到来,在那些勤奋努力、积攒了一些钱,然后想住一幢好房子的人那里是没有“虚无”的,只有那些登上顶点的人才会感到“虚无”,这里的“绝念”与“谛观”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虚无”的顶点去死的心情,就是“谛观”。这是一种沉静的心境。这是一种“人生至此足矣”的心境。这是和佛教境界相联系的。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原载东京《中文导报》第 226 期)

目 录

有关渡边淳一的报道

曼特莱斯情人

短 夜	(1)
浮 桥	(25)
阳 光	(53)
灯 火	(86)
夜 长	(110)
秋 色	(135)
斜 阳	(184)
冬 野	(207)
未 来	(223)

男人这东西

犹豫与果断	(243)
精神性性行为	(252)
处女情结	(262)

肉体的记忆	(268)
男人为何去“风流”	(281)
对性高潮的诠释	(295)
不忠与本份	(304)
妻子不忠	(319)
绝对的爱	(329)
分手的形式	(347)
女性的时代	(355)
办公室里的婚外恋	(369)
离婚信号	(381)

失乐园

落日	(393)
秋天	(420)
良夜	(446)
初会	(481)
春阴	(513)
半夏	(545)
终章	(577)

曼特莱斯情人

短 夜

林立的高楼上空，春天的晚霞凝住了似的，但从底下望去一条条线似的天空还是相当的亮堂，给人一种天色尚早还可出门去什么地方玩一会儿的感觉。

然而时间确实是已近傍晚六时了，街市上下班的人流已经十分热闹。

这边是一伙伙吵闹着找个什么地方去喝一杯的同事们，那边是一对对年轻的朋友们，更有那些中年的男人们神情严肃，拎着公文包，行色匆匆地奔向地铁站。

人流如潮，行色匆忙，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华灯初上，绚丽多彩的霓虹灯开始闪烁起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光芒。

片桐修子就喜欢赤坂马路上这种暮色中的景色。

一天工作结束了，约上三两知己晚餐，或者独自漫步街头，欣赏着那些商店大橱窗的陈列商品，或者就干脆直接回家。反正都由着自己。这段晚霞映照下的时间是完全向自己敞开着胸怀的。

记得幼时，突然有许多的蛋糕点心摆在了自己的面前，选哪一个呢？总是十分地犹豫不决，然而有这么多的品种能让自己挑选，这种自由却使心里感到十分地满意。当然，蛋糕与时间不能等同而言，然而下班从公司出来，那种犹豫的感觉却是相似的。一种可以自由地支配时间的快感和一种怎样来支配这段时间的犹豫往往老是搅合在一起。

尤其是这种春天的，乍暗还明的时光，望着那还像白昼似的天空，修子总是茫然无措，可是今天她却没有了往日的那种踌躇。

从公司出来走了约三分钟便到了溜池，在那里她扬手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去纪尾井街……”

一瞬间，司机扭着头没有反应过来，确实这段路走过去有些远，坐车又太近，正是那种所谓尴尬里尴尬的距离。

终于司机也没说什么，握准了汽车的方向盘。也许是看到修子已经坐进了车里，也许是听到修子去的是一家宾馆，感到去那里肯定会有生意的。

坐在车座上，修子将自己的黑提包放在双膝上，另一只白色的纸袋放在了边上的座位上，这是一个小小的厚厚的纸袋，里面装着呆会儿送给远野昌平的礼物。

昨天下班后，她费了好些心思，才买下的这件礼物，从赤

坂一直走到了银座，当她总算找到这件称心的礼物时，天已完全地暗下了。所以说昨天、今天，修子的这段傍晚的时间都奉献给了远野。

车子在全由木结构组成的古朴风雅的宾馆旧楼门口停住。这宾馆在面临赤坂大街处已造起了一幢高大气派的现代化新楼，但远野还是喜欢这宾馆旧楼的酒吧与餐厅，修子对他的这种执著也是十分欣赏的。

进入旧楼，修子径直去了化妆室，虽说已是迟到了五分钟，但远野是不会为此生气的。

化妆室里，修子面对着大镜子，望着自己的脸，修子感到自豪的是那个微微上翘的鼻子。学生时总感到自己这上翘的鼻子就像粘上了一团糯米糕似的，希望能像外国的女明星似的再尖一些。

然而到了大学里和进了公司，好多男同学和周围同事都说她这鼻子长得可爱，于是才渐渐地改变了原来的看法。

“今后修子是青云直上，高不可攀，我们就更加难以接近啦！”

修子当上了社长秘书，男同事们感到十分地惋惜，实在是由于她的那只上翘的鼻子，平时给人一种温柔和亲热的感觉。

“有这么个好鼻子，将来老了也不会像那使魔法的老婆子那样惹人讨厌的。”

远野也曾经这么恶作剧似地说过她的鼻子，可反过来说也许正是对她的一种赞美呢。鼻子暂时且不说，年龄已经32岁了，修子双眼角上已经爬上了鱼尾纹。记得最初注意到时是三年前，慌慌张张地朝眼角上拼命地涂脂抹粉，却还是不能掩盖。现在虽说还是浅浅的，皱纹却已经有两条了。肌肤也失去

了20岁里的那种光泽弹性，只有这微微上翘的鼻子，还是显得与年龄无关，显得十分地青春。

前些日子，英国总公司来的负责销售的头头看到修子曾说她是“CUTE”，这是对年轻姑娘十分赞美的言语。还有其他公司的先生们看到她也总是问她：“25，还是26岁啦？”这当然有一种恭维的意思在里面，但这只往上翘的鼻子却是确实实地使不少人产生了错觉。

修子用粉饼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鼻子与双颊，又涂上一遍口红。头发微微地有点波浪，不长不短的，很自然地披在了肩上，临从公司出来时已经精心化过妆，现在还保持得很好。修子在镜子前仔细地检查了一遍自己的化妆，才悠悠地朝酒吧门里走去。酒吧店堂深处的座位上，远野正举着手在向她招呼。

细长的吧廊中间深海般的漆黑，两边的一张张桌子上亮着蜡烛似的小灯。

“早来了啦？”

“没有，我也才刚到。”

远野的公司八重洲口，所以要比修子稍微早些出发。

“现在，就去餐厅，不过先来一杯怎样？”

见远野喝着利久酒，于是修子也同样要了一杯。

“今天的打扮，真漂亮呀。”

“前些天，狠狠心，在自由之丘的店里买的。”

修子上身一件微敞胸口的真丝衬衫，腰间一条黑皮带，下身一条灰色的裙子。

“显得高雅，而且美丽。”

从年轻时，修子就喜欢欧洲典雅风格的服装，看来这也十分投合远野的趣味。